

相见时难(二)

叶嘉莹讲诗歌

妹等女冠的绯闻中，借爱情弥补科场失意。唯其如此，尽管号称学道玉阳，尽管隐居深山，李商隐对国家大事却一刻也不曾忘怀。比如，当他出没于玉阳山的白云之间时，从长安传来一个惊人消息：甘露事变。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坐大，尤其是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军成为定制后，宦官更是为所欲为。826年，李商隐15岁那年，宦官甚至杀掉了敬宗，另立文宗。文宗即位后，寻机谋杀宦官，挽回皇权。835年，在文宗默许下，李训等人以观甘露为名，将大宦官仇士良等人骗至禁军后院欲斩。事泄，李训、王涯、贾餗等一大批高官被灭门，死难者达1000多人，史称甘露事变。

甘露事变后，宦官势焰更炽，皇帝的废立与生杀俱在其掌握，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有一次，文宗问周墀：我像前代哪个君主？周回答说，陛下尧舜之主也。文宗叹息说，朕岂敢比尧舜，周赧王和汉献帝还差不多。周墀说，这些亡国之君，岂能和陛下您相比？文宗恨恨地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我受制于家奴，两相比较，我还不如人家啊。说罢，泣下沾襟。

甘露事变的消息传到玉阳山，李商隐愤怒而焦虑——愤怒于宦官势力不可节制，焦虑于国家前途难以预测。这位香火与符箓中的道术爱好者，瞬间还原成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儒家。他一连写了四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悉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此诗有一个背景：甘露事变引得天呼地应，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愤而上书指斥宦官擅杀。李商隐闻讯，对刘从谏表示支持，并对他寄托了极大希望。

一个不第的书生，一个在深山里沉醉于爱情的半真半假的道士，当他从科场失意中抽身而出，从情场相思与相恋中也抽身而出

时，他关怀的，仍然是天下得失，社稷安危。

身似浮萍，顾念江海；生如草木，记挂大山。我们今天称颂唐朝之隆之盛，我以为，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彼时的知识分子，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指指点点，不论皇帝还是当政者，一般都有容人的雅量。因此，唐人之美，盛在胸襟；唐人之美，隆在气度。

结束永乐客居后，会昌五年（845年）秋天，34岁的李商隐再次奔赴长安。在永乐城西不远处，他将经过一座古老的渡口。这渡口，甚至比蒲津渡还要知名。那就是风陵渡。

自连霍高速东行，过潼关古城不久，折而北向，是横跨于黄河上的风陵渡大桥。过桥，便到了风陵渡镇。李商隐曾乘舟渡过的风陵渡，在镇子西南侧，隔着黄河与潼关遥遥相对。

风陵渡因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广为人知——渡口的一家客栈里，16岁的郭襄通过一群南来北往的旅人之口，听说了神话般的杨过，并随即神奇地见到了他。一见杨过误终生。多年以后，大彻大悟的峨眉派开宗始祖依然无法忘记少女时代的那个风雪之夜，她给徒弟取名风陵，以此纪念寒风呜咽，雪落黄河的风陵渡。

李商隐从风陵渡过黄河，来到巍峨的潼关城下。这座有“关中锁钥”之称的名城，一生中，李商隐将多次进进出出。不动声色的城楼与高墙，看着这个来去匆匆的背影。匆匆之间，青春到迟暮。

万里风波一叶舟

李商隐的远行，是在对娇弱多病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的不舍中，迈出第一步的。

种种迹象表明，迎娶王氏之前，李商隐似乎还有过一次婚姻。不过，妻子为谁，结婚多久，有子无息，一概无考。总之，846年，与王氏结婚8年后，王氏生下一个男婴，这时，李商隐已经35岁了。李商隐给儿子取名袭师，小

名白老。

白老这个奇怪的小名，和著名诗人白居易有关。白居易晚年居洛阳，过着优渥的生活。他非常喜欢李商隐的作品，曾经对李商隐说：我死后能够投生做你的儿子，就心满意足了。白居易去世那年，王氏产子。李商隐相信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某种轮回，于是有了白老这个小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在李商隐笔下，袭师一岁识字，四岁知礼，长相俊美，心性聪明，但长大之后，却根本没有写作才华。温庭筠和他开玩笑说：“以尔为乐天后身，不亦忝乎？”

当然，这些都是李商隐没法看到的了，他将在47岁那年匆匆离去。那时候，袭师11岁——与李商隐丧父时相差无几——但袭师更为不幸的是，母亲在他5岁时即去世，他不得不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

会昌六年（846年），即袭师出生那一年，武宗崩，宣宗立，李党失势，牛党见用。尽管李商隐非李非牛——李党掌权时，他没得过好处，而牛党上台，却把他认作李党，他的日子更不好过。对长安的极度失望，以及为了一家人生计，次年，李商隐不得不远走岭南——他接受了新任桂管观察使郑亚之邀，入郑亚幕任掌书记。

桂管观察使治所在今天的广西桂林。西安到桂林，飞机不过两小时，但在遥远的唐朝，却是漫长得令人心悸的漫漫长途。

在长安郊外告别送行的妻儿后，李商隐跟随郑亚踏上了奔往南方的路。他们三月初出发，中间经历了闰三月和四月，直到五月初才抵达，耗时整整3个月。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高唐夜雨

诗雨

阳光推开木门

(外一首)

南木子

风推着树叶在不远处流逝
时间又找到自己的另一张脸

一旦人离开了人群就是这样
像田野站在山的一边：
无尽起伏中的小小停顿

只要不跟着落叶在风中跑远
第二次生长的机会
就可能属于推开木门的人

运气好时，体内会长出药性
像白萝卜，像小葱
像风吹过竹林
又绕过一堆干草垛后
挂在你耳坠的余音

你的眼里有十亩良田

你转过头看我时
天空吹下黎明的白雪

如果正好我也在看你
全世界所有的谷穗会长出朝霞的部分
你转过头去，必不是因为田野无边
群山往上，再往上
已经看得见冬天
我们从彼此眼中收集了古老的月色
滋养新生的霜和积雪

我回过头来，必不是因为
田间小路空了
蛙鸣是另一条充盈的路
听见和沉默都是我的丰收



神女峰

寨子里的杀猪饭

李能春

妻弟在县城新盖了房屋，老岳父、岳母跟着进了城，老房子空了。

其实，我更怀念在老屋的时光，寨子人户密集，烟火气浓郁，和我的老家——重庆这边的农村，是大不一样的。

媳妇的老家在滇东南一个偏远的乡村，海拔将近两千米。到了县城往东，山村公路在翠柏间蜿蜒盘旋，班车绕道几道梁子，驶过风力发电坝口，横穿连片的种有三七的红土地，进入村口，在大水井旁停下，这里是村子里中心地带，上下客的地方。

村子叫作寨子，两三户人家，寨子里设有篮球场，老人活动中心，汉族、彝族混居，相处和谐。

腊月将近年关之时，家家都会杀猪，吃杀猪饭，开始有年味了。

杀猪是个集体活，四五人、五六人的小组，分工协作。小组成员来自家族中的叔伯、堂兄弟，常年自备屠宰工具一套。一个家族少的七八、十来户，多的一二十户，日子错开，轮流宰杀，杀猪饭是挨家吃，连续好几天，合家老小，要么在吃杀猪饭，要么就是正在吃杀猪饭的路上。

“二婶为哪样养恁大的猪……”回娘家的女儿，姑爷是客，杀猪饭这天，主家会特意上门来请，反复叮嘱，不能落下，不去，别人是会生气的。

堂屋里摆着三四张小方桌，小木凳围成一圈，桌子上土碗排开，不用那些花哨的盘碟，中看不中用，装不了多少。

正中间的那一碗必定是排骨，还冒着热气，那骨里有茨菇，茨菇类似于芋头——糯软微甜；紧挨着的是五花肉，小坨小坨的，炖得很烂；另外依次是瘦肉拌蒜苗小炒；金瓜汤（老南瓜）；淡水青菜；水煮白豆腐；当地人最爱的炸洋芋条；或许还有酸腌菜炒红豆，满满一桌。

当然，蘸水不可缺，它是所有蔬菜的灵魂，一碗好蘸水必备：干辣椒炒香，碾碎，倒上酱油、醋，撒点盐巴、味精。白肉要蘸水，青菜、豆腐要蘸水。

有肉无酒不成席，酒也用碗喝。白酒是本地产，赶街时用大胶

壶盛得满满当当，乃玉米酿造的纯粮食酒，价格不贵。五六度的烈性酒，先抿一小口，稍作片刻咽下去，长舒一口气。喉咙有些呛，赶紧夹一坨肉，蘸水打上，蘸水的咸辣，白酒的甜辣相互揉和，刺激味蕾，食欲就来了。

这一顿饭打什么时候开始的？

日头山间还未落尽，廊檐青瓦泻满余晖，约四五点的光景吧。

一直延续到晚上七八点，男人们拉扯着家常，脸开始发红，尽管毡帽遮盖，也掩不住些许的兴奋，不光是今年的猪个头大，三七或是烤烟的收成也还说得过去，老天赏脸——又是一个丰收年！这是盘弄田地的庄稼人讨论的核心话题，女人们盛菜添饭的空隙，时不时来插上两句，“我也认不得为那样，也没咋个喂，就是肯吃……”半是谦虚，半是炫耀，这养猪的功劳自是属于她的。

年轻人那一桌闹热，几个伙子在取笑小文军，文军在今天下午的揪猪过程中，表现笨拙被沦为笑柄，只因后蹄没抓牢，被牲口一个反弹，跌倒在猪圈，惹得满身腌臢。

“二婶为哪样养恁大的猪……”文军唠叨着，愤愤不平中就着一碗水酒，一饮而尽，将空碗举起，以示自己并不是怂蛋。

酒至半酣，有人将水烟筒递过来，捻一撮烟丝，点上，嘴凑上去，整个地将筒口密封，使劲一吸，竹筒内“咕噜咕噜”水声翻腾；又一吐，烟雾四散，板扎！烟嘴火星忽暗忽明，吸烟者的脸上褶子也张弛起伏，这张脸是高原特有的古铜色，风雨洗礼，见证寨子的变迁。

烟筒被传递着，无声的情谊在你一口、我一口的吞吐吐雾中传递，递给下一位之前，吸烟者用洋芋条；或许还有酸腌菜炒红豆，满满一桌。

寨子的杀猪饭，无太多花样，跟当地人一样，淳朴实在，真的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酣畅淋漓，意味未尽。

转眼又是年末，去云南……回寨子……吃杀猪饭，这念头在心里变得愈发强烈起来。



《幸福相遇》

庆哥 / 摄



第一次知道下庄这个地名，是我和同行去重庆巫山县竹贤乡采风那天。

说这里有个下庄村，是一口锅；说下庄有许多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锅底；说下庄人后来在绝壁上挖了一条路；说挖路的时候死过人。

这样的说，听在耳里感触不大，但大家都决定要去走一走通往下庄的路。说的是走，其实是开车前往，那年的路还没有安装防护栏，只觉得窗外就是万丈深渊，那种紧迫感迫使司机不敢继续往下开，车里的人便下来走路，途中遇到了毛相林支书跟“大力士”。

毛支书说，这条路虽然现在还没有硬化，但对下庄人来说，再也不用在绝壁上的羊肠小道上拉着绳索攀爬。通车的那天，全村的人跟在车子后面跑，把这条公路跑了一遍。毛支书说，当年修路的人滚下了悬崖，摔成了坨坨，但村里的人还是举手要接着修路。毛支书说，大力士一个人能背六百多斤。

大力士高高大大的，站在旁边，憨厚，老实，一句话都没说。

《开山人》开机仪式上，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接受采访我还记得当时毛支书说这些的时候，眼里溢出泪花，但又骄傲的神情。我也还记得，当时我们那群人，围着他们二人，脸上露出的那份崇敬。

路之丰碑

向欣

时过几年之后，我再次去下庄，是五人团成行，是担着一定要为下庄写本书的任务。那天下着暴雨，下庄的路已经硬化，装上护栏了，但车行依然惊心动魄，然而我们并未生出退意。当时那种义无反顾前去的决心，我现在回想，似乎我们身上也有了来自下庄人的那份胆气，让一切都变得像朝圣一般的虔诚。

在下庄停留的两日，我们五人走进下庄村的每一户，听着每一个村民讲述当年修路的经过、细节、故事还有事故。我们拿着本子，用笔记下每一句讲述，都成了后来书里最真实的还原。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份激荡在内心的感动，让每个人数次憋着眼泪，忍下哽咽，对着村民们现如今云淡风轻甚至欢愉的笑颜，而回以膜拜的眼神。

我没想到的是，《开山人》这部电影，也做到了那样真实的还原。我记得村里人讲述的跟电影重叠的一幕：重病的人由几个人抬着攀爬在绝壁间的小道上，但是爬到半路病人咽气了，又跪着爬着抬回来；这一幕：外面的煤炭运不进来，祖祖辈辈砍柴几乎把草木砍光，有村

民冒险去绝壁上砍树，村里人找了几天才在崖壁下找到砍树人的尸体，用竹筐把碎了的尸体一块块捡回来；这一幕：用绳子把男人吊到半空中，在绝壁上打炮眼，屋里的女人背着背篓爬行在绝壁小道上给山上的人送饭；这一幕：男人去搬千斤重的石头，跟着石头一起滚下万丈悬崖，村里人哭喊着将碎尸抬回去；这一幕：说路不修了，逝者的老父亲说如果不修，祖祖辈辈的孩子们就再也娶不到媳妇了。

如果说讲述是村民在压制内心永远抹不去的伤痛，而电影却是实实在在地通过视觉冲击，传达着那份感动天地的豪勇，剥开了那种吞吞吐吐的艰辛，敲碎了那平静岁月深处的付出，定格了那逝去的活着的仰面向阳的质朴。都在说下庄精神，我更愿意理解为，那个曾经生活在世外桃源的下庄人，有着那来自生命最初的善良，那对抗困境的生灵本能，有着最简单质朴的生活愿景，和足以傲视一切苦难的血性。

走出去！活得更好！让子孙更富裕！对“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的理解，

老一辈的理解最深，而我这一代算是亲历了关于它的进程，并享受到了这样的实惠。而对那些曾经生活在锅底的下庄人来说，这条绝壁天路，可以说是他们奔向小康路的丰碑。

我还记得当年为下庄写书的五人组，书稿完成之后，每个人都说了同样的话：写得特别痛苦。如今想起来，那痛苦的根源，好似我们亲历了那一场壮志昂扬，跟随着哭哑了喉咙；好似我们就是哪位下庄人的爱人亲人；好似我们看着这世外桃源一般的欢欣，又好似慰藉不了内心的暗痛。我们无疑是多情的人，我们感恩幸福，期许未来，却永远都想张开一个怀抱，去拥抱下庄村的每个人。

我期待电影《开山人》被每个国民观看，这是一场心灵的献礼，如果每个人都还在关注心灵的话。这更是一场与精神有关的教养，如果每个人都还在注重精神的话。如果说三百五十万川军出川抗日仅剩十几万人回川，有着惊天泣鬼神民族血性，那么下庄这小小的一隅，它有着中国老百姓那天生地养一般的愚公之大智大勇。

它应该传承，也必须传承。在这一代，下一代，世世代代。



宁河峡韵